

十二、講習生眼中的伊澤先生

到目前的敘述主要集中於伊澤所規劃的新教育系統與其發展，因此在當時學堂背景下，對於描繪伊澤的其他人格面向，稍顯不足。

本章將透過親自與伊澤共事過的講習員等人的回憶，大致可以窺其一二。這些回憶文多發表於芝山巖三十年紀念時的《臺灣教育》，如坂根十二郎的〈悔恨錄〉中提到，第一期講習員 15 日自臺北出發，抵達芝山巖為止，一路上的狀況十分耐人尋味：¹

前往芝山巖途中進入八芝蘭時，民眾以鼓吹樂隊歡迎我們，一邊奏樂一邊在前面開道。伊澤學務部長坐在錦繡裝飾的大轎上，由八位穿著藍衫斗笠的壯丁抬轎，莊嚴肅穆地前進。學務部員與講習員等數十人列隊戴斗笠，配長刀在前後隨從，威風凜凜地入山。這些教員們個個蓄勢待發，將新領土教育的責任扛在自己肩上，以他們的赤誠決心努力奮鬥。他們向著東方遙拜，高喊三聲：「天皇陛下萬歲」。此時總覺得先生的面容仍躍然眼前。

1 坂根十二郎（1925.2）。悔恨錄。臺灣教育，272。頁 40-51。

當時的講習員穿著伊澤在東京時所設計的制服，如加藤元右衛門在〈芝山巖懷舊錄〉中提到：²

我們講習員有時進臺北城，或在附近散步時，何以大家一看便知我們是芝山巖上的人，就是因為這身異樣的服裝。來臺前，先生在東京時對我們講習員與學務部員的服裝詳細考究後，決定了現在這樣的制服，和目前總督府制定的文官制服大同小異，只是袖子上並非只有一條線，並把「文」這個字圖像化。夏季是穿著加上白線的白色衣服，部員制服在胸部有肋骨狀的排釦，有如當時的軍官制服。但帽子則相當俗氣而不搭調。形狀像斗笠，帽體蓋上布，頂部有金屬飾物，飾物下方用周長數吋的藍色釦子排成「文」字。而夏天用白布，冬天用黑布。穿這樣的制服很涼快，且做軍用體操時也方便持槍。這樣的考量的確有眼光，想來應該是參考維新前幕府代官江川氏所設計的菲山笠。

從這點看來，大致可以推測出伊澤的設想周到。加藤則如此描述在講習期間的伊澤：³

講習期間，先生會親臨教室監督講習員，同時也督導

2 加藤元右衛門（1925.2）。芝山巖懷舊錄。臺灣教育，272。頁 28-29。

3 加藤元右衛門（1925.2）。芝山巖懷舊錄。頁 25。



圖 33 講習員的制服、制帽

教師的教學，如有不妥之處必定當場指正，態度是如此一絲不苟。且若有未盡完善之處便大聲斥責，因此學務部員、教師、講習員們都很怕他，還私下給先生取了個綽號叫「雷公」。但大家都知道先生這樣的斥責，正因為他滿滿的熱忱，因此沒有一個人因此厭惡先生。講習雖僅短短兩個半月，就能夠習得臺灣語的概要，大略能表達意思，這都是拜先生的熱忱所賜。先生在教育界的豐功偉業，都是這些熱忱的結晶。

這段敘述描繪出伊澤在學堂中的真實面目，是相當珍貴的記錄。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第二期講習之中。講習中有時總督乃木將軍也會前來巡視，伊澤會向總督介紹辦公室、宿舍與教室，並展示講習員的講習實況。最後在狹窄的廟埕前，在大久保少尉的指揮下做軍用體操演示，將軍嚴格地檢視著，一開口就以相當嚴肅的口吻訓示：「你們做的根本不是軍用體操，頂多只是腹部運動體操」，而站在一旁的伊澤額頭也爆出青筋大聲斥責。⁴

然而伊澤並非僅針對學生發怒。如第一任國語學校校長町田則文於明治 29 年（1896）7 月 5 日與伊澤初次會面，卻在 8 月 29 日就對校務問題發生意見衝突，町田一度有意請辭，在兒玉喜八教務課長的慰留下才打消念頭，可見伊澤的大聲斥責十分有名。而登張竹風⁵在他的隨筆集《人間修行》中，也提到伊澤擔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時期的面貌。⁶

但在講習員的回顧之中，大家異口同聲提到最為感動的部分，就在於講習員陪同伊澤到六氏先生遇難之處時，伊澤在六氏的紀念會上落淚的事，例如三屋大五郎

4 臺灣教育會（1923）。芝山巖誌。頁 53。

5 登張竹風（1873-1955），本名登張信一郎，出生於廣島縣佐伯郡（今江田島市江田島町）津久茂村，日本德國文學學者及評論家。1902 年，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。

6 登張竹風（1934）。人間修行。頁 89-91。

在〈芝山巖講習中的追憶〉中就提到：⁷

光陰似箭，四月才來到臺灣，不知不覺一轉眼已經五月。大概是在這個月中旬的某個星期日，在先生的要求下造訪六氏先生遇難之處，同時遊覽劍潭寺，於是我應允一同前往。同事 10 餘人加上臺灣學生 10 餘人，一行 20 餘人輕裝打扮，上午 7 點跟著先生從芝山巖學堂出發。步下芝山巖後在田埂間走了數町的路遇到一條小河，左彎右折之後抵達士林舊街上。街上處處都是竹林與人家。臺灣人頻頻地說：「這處河岸就是梶取道明、關口長太郎、桂金太郎、井原順之助等四位老師奮鬥之處」，並一一指認給我們看。我們看了都感動落淚，低徊良久而不忍離去。

當天伊澤登上劍潭山麓較高的地方，撥開荊棘坐在草地上暫時休息時，也盛讚當地的風景：

「這風景真美，宛如京都。臺北城有如皇城，基隆河就像鴨川。劍潭則像是東山。往後萬事就緒後，宜將此地闢建為公園。」

此後，伊澤每次前往總督府，必然稱讚此山的風

7 三屋清陰（1925.2）。芝山巖講習中の追憶。臺灣教育，272。頁 59-61。

景秀麗。後來臺灣神社便座落此處，可見伊澤的眼光驚人。當天伊澤又在芝山巖山頭的小平地暫歇，樟樹下有著蓊鬱的樹蔭。伊澤仔細觀察當地的地形表示：

「沒想到山頂有著如此勝景。近日將與各位共商將六氏先生遷葬至此。此處實在景色優美。有象徵楠木正成的楠樹，因此這是埋葬六氏的最佳場所。」

實在沒想到這趟行程就決定了埋葬六氏的神聖之地。這一天的遊歷充滿了回憶。對無論何時都熱衷於創建新教育的伊澤來說，或是被期待繼承六氏先生的後代教育尖兵的人們而言，就是這樣充滿深刻回憶的日子。此後六氏的遺骨就改葬在楠樹下，那是在明治 29 年（1896）7 月 1 日，這一天的感動相信讓所有講習員都終生難忘。

坂根十二郎的〈悔恨錄〉中也如此描述：⁸

伊澤部長蹲在碑前朗讀祭文，一句一淚，淚痕滴滴落在紙上，終於哽咽至泣不成聲，無法再讀下去。全場鴉雀無聲，都感到不勝唏噓，嗚呼哀哉。

除此之外，其他如本田茂吉的〈祭祀的感想：激動

8 坂根十二郎（1925.2）。悔恨錄。臺灣教育，272。頁 45。

的來源〉及其他講習員的回憶中大多都有這令人感傷的一段：⁹

先生將祭文捲起來供奉在六氏靈前，向後轉向整齊列隊的講習員，激動地流著淚說：

「我問了六氏當時的狀況，若真要逃難他們是有機會逃過此劫的。但他們選擇堅守作為教育者的崗位而壯烈殉職。若要拔刀奮鬥，也絕不應由我方先動手。在遭到匪徒襲擊時，作為日本男兒亦不能就此遭兇刀擊斃，而應該盡忠職守而亡。諸君將來從事本島教育，應效法六氏的精神。」

這段悲壯的訓詞讓在場的講習員無不落淚，其中一人更流著淚大聲地宣示要謹守伊澤的訓詞。經常大聲斥責的伊澤也有這樣的一面，從以下這一段最能說明伊澤是個真誠的人。

明治 30 年（1897）4 月 1 日（離臺一個月前），伊澤出席國語學校畢業典禮，親頒證書並勉勵畢業生，其訓詞要點如下：

能在乃木希典總督親臨之下領取畢業證書，相信諸位

9 本田茂吉（1925.2）。祭典感想の衝動中心。臺灣教育，272。頁 56-58。

與有榮焉。今後無論各位是內地人或是本島人，到各地任教都需全力以赴，固然是老生常談。但在此希望大家特別注意的是：要長期維持親切與耐心。雖然這些在各種道德中只是普通的道德，還稱不上美德，但自詡為本島教化先驅的各位，需要特別注意親切、耐心、廉潔、勤勉四種德行。各位的責任重大，古人所謂「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道遠，仁以為己任，死而後已亦不為乎」。在此以這段文章致贈各位，請各位銘記在心。

當時伊澤以此作為結論，這可能是伊澤留給臺灣教職員最後一次的訓詞。伊澤對於教育報國所抱持「死而後已」的精神，將會與六氏先生的業績同樣成為「師魂」，永遠在臺灣教育史上綻放光彩，在建設南方教育體系之路上也將成為一大模範。